

A BRIEF HISTORY
OF HITMEN AND
ASSASSINATIONS

揭秘政治袭击
杀手及其
幕后操纵者

政治 暗杀 简史



[英] Richard Belfield 理查德·贝尔菲尔德 / 著
张永斌 伦静 张懿 杨悦 / 译

南方出版社

A BRIEF HISTORY
OF HITMEN AND
ASSASSINATIONS

揭秘政治袭击
杀手及其
幕后操纵者

政治 暗杀 简史



[英] Richard Belfield 理查德·贝尔菲尔德 / 著
张永斌 伦静 张懿 杨悦 / 译

南方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15-0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暗杀简史：揭秘政治袭击、杀手及其幕后操纵者 / (英) 贝尔菲尔
德 (Belfield, R.) 著；张永斌等译。—海口：南方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501-2594-0

I. ①政… II. ①贝… ②张… III. ①政治事件—世界—通俗读物
IV. ①D5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6541号

A BRIEF HISTORY OF HITMEN AND ASSASSINATIONS By RICHARD BELFIELD

Copyright:©2005,2011 BY RICHARD BELFIELD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K by Robinson, an imprint of Constable & Robinson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STABLE & ROBINSON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XX Digital Times Publishing & Desig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政治暗杀简史 揭秘政治袭击、杀手及其幕后操纵者

[英]Richard Belfield 理查德·贝尔菲尔德/著 张永斌 伦静 张懿 杨悦/译

责任编辑：师建华 代鹤明

责任校对：王田芳

出版发行：南方出版社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70号

电话：(0898) 66160822

传真：(0898) 66160830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700mm×1000mm 1/16

字数：249千字

印张：18

版次：201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书号：ISBN 978-7-5501-2594-0

定价：38.00元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digitaltimes>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该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致 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乔纳森·哈里斯，是他鼓励我写了这本书。但对他来说，这部书稿与架上的半成品小说和两个未完成的剧本一样，仍然等待着我去进一步完善。

几个重要的朋友对我的帮助是难能可贵的。约翰·林斯·威尔逊上校一直是我的挚友和全程顾问。我每一次私下与他会面，都受益匪浅。阿卜杜拉·胡穆达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阿拉伯相关事件的评论家，我们和纳巴维·伊斯梅尔将军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夜晚。伊斯梅尔将军抽出了宝贵的时间热情地款待我们，并为我们解开了萨达特遇刺背后的许多谜团。

乔·莱伯恩、多米尼克·耶特曼、约翰·戈茨同我一起为第4频道的时事报道系列节目制作了两部有关暗杀女警官伊冯·弗莱彻的纪录片。他们都是杰出的研究人员，我们一起弄清了当天早上所发生的事件的真相，包括暗杀发生几个月之前以及她死后的一些事情。我也必须特别感谢大卫·劳埃德，他是这个项目的委托顾问，也是他当时的代理多萝西·伯恩帮助我们使纪录片得以上映。

英国独立电视台（ITV）的史蒂夫·安德森委托我们对戴安娜的死亡

进行了调查。我将永远感谢他，因为我得到了他的指导以及大胆、开放的支持。他和节目总监大卫·里帝门特都是电视业的高管模范，他们经受过一小撮消息不灵通的新闻宣传员的指责——让这些人告诉读者当晚在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没有问题的，尽管许多人没有亲自作过任何原始的调查研究。我在ITV的第2套节目是与我的好友——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安东尼·斯克里夫纳一起制作的。他研究了成箱的材料，然后提出了别人甚至没有考虑到的若干问题。我要特别感谢他和他的妻子英以及他的助手埃伦·斯特普勒斯。

如果没有以下各位的帮助，我也不能完成这项工作。他们是：科林·华莱士、扫罗·凯利博士（他向我推介了《特别行动执行者（SOE）的日记》，并非常爽快地送给我与暗杀相关的参考资料）、伊恩·德鲁、扬·伯吉斯、吉姆·霍根、卡罗琳·霍根、约翰·康威、约翰·斯托克韦尔、马尔·皮奇、迈克尔·阿舍、M.R.D.福特教授、乔治·汤姆、罗宾·罗宾逊以及斯图亚特·本森。

除许多其他研究人员以外，我要特别感谢伦敦历史档案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总是面带微笑，乐于助人。他们为踏上这特别的编写旅程作好了充分准备，帮助我找到了那些很难到手的文件，甚至是基尤区有价值的丁点线索。在大西洋彼岸，华盛顿的国家安全档案馆工作人员应获得一枚国会荣誉奖章。任何认真研究美国现代政治的学生都应该留出大部分时间登录 www.gwu.edu/~nsarchiv/ 网站，这个网站收集了藏于哥伦比亚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大量珍贵的原始文件和“知析”研究方法。研究冷战史项目的另一个宝贵的网站——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也在华盛顿特区，可以登录 www.wilsoncenter.org 进行访问。在一个传统自由正在被侵略性国家慢慢吞噬掉的国度，这两个网站都是关于我们居住的这个真实世界的宝贵知识和智力信标。

我的经纪人罗伯特·柯比与他的助理凯瑟琳·卡梅伦、夏洛特·克里都是联合国代理。康斯坦布尔和罗宾逊公司的编辑皮特·邓肯一直关注并

为此书的完稿贡献了一些巧妙的构思。

我要感谢来自不同国家情报机构的人员，他们这些年来一直和我交流，帮助我完善思路。对于那些因特殊原因而不便提名的人，我感激不尽。您知道您是谁，但希望您的雇主不知道！

我要特别感谢国家安全局的一位高级官员，他向我指出，这个世界像一盘三维国际象棋，只靠既定的规则只会使它变得更加复杂——两件事情可能都是真实的，但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在华盛顿特区乔治城的一家餐馆用晚餐时，他解释了这种洞察力如何帮助他达到一种命运因果的极乐状态，让他漫步在虚幻的荒野中却没有迷路。

我的孩子乔治、格罗瑞娅和洛厄尔也非常棒。在整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与他们就方方面面进行了讨论。他们都给出了许许多多出色的建议，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激发我重新回到电脑前进行重新思考。

最后，特别感谢克里斯·怀特，没有她，这本著作根本不会诞生。

自这本书首次出版以来，我曾与许多来自这个昏暗世界的人开会讨论暗杀的话题。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坦诚，同时感谢他们愿意公开谈论暗杀话题并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从没有听到或看到的那些事实，也使我修正原来文中的一些东西。我力求保持事件的真实性，宁愿坚持使用已知的和可证明的事实，也不想当然。以我的经验，这通常意味着撇开了官方不真实的剧情式的版本。

我与许多人对戴安娜和多迪的巴黎撞车事件进行过漫长的讨论，因为我在第一次为ITV制作的两部纪录片以及这本书的第一版中提到过这次事件。那些认为这是一次意外事故的人争辩说，这不可能是谋杀，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去策划。我和这一领域的专家讨论了这一事件，这些专家都提供了相同的见解：如果暗杀目标是难以对付并且行踪不定的（正如戴安娜那样），那么他们会跟踪几个月，直到适当的机会出现。耐心和计划一样重要。

从这些交谈中，我了解了另一件事情。记者和学术界人士通常都发表着非常高尚的言论——不存在阴谋，而处于明暗面之间的情报人员却持有相反的观点。这一点在某个晚上白厅的一个酒吧里得到明确的证实。一位来自秘密情报局（SIS）的退休官员在发表精彩的长篇论证时对我说，他鄙视那些认为不存在阴谋的记者和历史学家。“他们太天真了！这是我30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有钱我们就做。如果我不干这些密谋的事情，我就会被解雇——而且是立即被解雇。我是一个阴谋家。这他妈的是我的工作！”

这次雄辩充满了愤怒的激情，极具说服力，发自肺腑。

导 言

暗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行动。暗杀组织是历史的标点，早于民族国家、常备军、国王和王后、君主和皇帝。暗杀挑起战争，带来革命，导致国家甚至全世界力量的巨变。暗杀不仅仅是谋杀。暗杀是采用阴险的暴力手段进行杀戮，被杀害的通常是（但不完全是）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暗杀的动机是明确的，目标通常是一个指定的个人或与之相关的小群体（往往是其家人及亲属）。暗杀是政治性谋杀，其中的动机，无论如何复杂，都与权力脱不了干系：没有权力的，通过暗杀获得权力；权力在握的，借助暗杀得以保持。

每一个伟大帝国的繁荣和衰落，都因权力、贸易、宗教和商业地位的制约而呈现周期性变化。每个当权者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这个世界，暗杀使得当权者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从而让帝国传奇得以续写。

伟大帝国离散的历史是持续弑君的历史，它们的兴衰往往通过暗杀关键人物来决定。统治者来时风光无限好，去时却大多血泪成河。作为斗争的一种方式，暗杀被经常采用。当战火到来之时，男人通常选择匕首作为武器，女人（一般是这些要人的妻子和母亲）则宁可选择毒药。

所有这些古老的帝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关键人物都特别容易遇刺。这些帝国高度集权，权力集中在一个人——通常是一个男人身上，

并且他还掌控着对臣民的生杀大权。但是，正是皇权的高度集中，使得暗杀成为一条通向诱人的帝国霸权的捷径。权力归属于戴皇冠的人，但无论这皇冠多么华丽，它所具有的也只是一顶羊绒帽的特征：一个尺码适合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人说了算。对于耍小手段和玩把戏的王权持有者通常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经历。虽然许多领导人认为他们是神在人类中的化身，但是由于直接进入一种源自他们所选择的虚无的、超凡的神的力量，他们很快就发现这对抵抗残酷的死亡命运并没有任何保障，而死亡却总是被自己的亲属所掌控。所有这些帝国和它们的领导人，最终都踏上由暗杀者控制，而不是由他们自己控制的节奏，整个世界缩减为两个阶级：推动者和动摇者。

当今，最常见的暗杀形式是由国家赞助的，其普遍性远远超过大多数现代政府愿意承认的范围。这是常见的正常外交过程的扩展，而且比战争更划算。第二次海湾战争前，暗杀萨达姆·侯赛因的方案（作为解决伊拉克问题最划算的方案）在白宫记者通报会上被公开讨论。¹这立即成为众所周知的“8美分方案”——因为购买一颗子弹的成本为8美分。但小口径子弹并不一定是首选武器。尽管有明确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总统使用暗杀手段²，但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认为奥萨马·本·拉登将会在阿富汗的营地会见其他基地组织领导人，布什的前任——克林顿总统，试图下令用巡航导弹袭击该营地来解决本·拉登问题。这当中，100万美元一枚的导弹成为现代豪华版暗杀工具。

公元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大帝遇刺，杀手所使用的工具（刀和剑）要原始得多。然而，在过去的2000多年，从事暗杀活动的每个人都从这次暗杀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它使暗杀策划者弄巧成拙：除掉了他们的领导人，

1 2002年10月1日，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向记者介绍。被问及战争的花费，弗莱舍表示布什政府鼓励美国人刺杀萨达姆·侯赛因，认为“消耗一颗子弹”会成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2 福特总统发布第11905号行政命令，禁止政治刺杀。这道命令规定，“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参与或参与策划政治暗杀”。卡特总统对这道命令进行修订，去掉“政治”一词。1981年，里根总统发布第33314号行政命令，与前一条命令基本相同。

却没人能够上台掌权，并且在恺撒血洒参议院台阶之后的三年中，他们相继死于非命，无一幸存。自这次暗杀事件之后，暗杀的操纵者开始鼓舌如簧地否认暗杀事件。除了恐怖组织，很少有人吹嘘自己的暗杀行动。然而，近来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暗杀的时代。布什政府和以色列（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都把暗杀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前者曾经公开宣布过这一政策。后者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以“暗杀”闻名的阿萨辛组织，这个无情的秘密组织让1090—1256年的中东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

美国自1945年以来，暗杀事件主要作为一种秘密活动，几乎没有间断过。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府开始不再费心去掩盖其暗杀行动，并且在非常公开的场合企图暗杀卡扎菲、萨达姆和本·拉登。使用选择性暗杀对付基地组织领导人的政策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被继续推行。无人驾驶的猎食雄蜂战斗机虽然是从巴基斯坦机场起飞的，却受到美国内华达州一个空军基地的控制和操作。他们已经卓有成效地暗杀了基地组织的高级指挥官，这些指挥官曾愚蠢地想逃离自己隐藏的巢窟。

在阿富汗地面上，北约联军派遣了一个名为“373特遣部队”的高度机密的黑色行动组织，用来搜捕一些目标人物，其抓捕名单上赫然在列的有2000多人。该名单曾被称为“高级行动”，现在美其名曰“joint prioritised effects list（JPEL，共同优先效应名单）”。JPEL包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人以及重要的毒品交易者。许多人被暗杀，经常在半夜死于床上。数千人已被抓获，并且未经审判就被带走处决或监禁。在这种类型的行动事件中，掌握情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能够暗杀目标人物的能力——也仅仅是针对暗杀目标的能力。但这并不表明美国特种部队非常强大，也发生过几次妇女、儿童和平民惨遭杀害的事件。而在一次攻击中，阿富汗警务人员也被他们射击致死。正如每一个反暴乱指挥官都明白的，每一次这样的事件都是一场公共关系灾难。与此同时，以色列是唯一总理就是职业刺客的现代国家，这位总理名叫埃胡德·巴拉克，他领

导了近代以来最大胆的谋杀行动之一。他于1973年4月6日装扮成一个女人（戴着黑色假发，浓妆艳抹，穿着女鞋，提着手提包，以手榴弹填充文胸），率领一支暗杀队伍，在夜间潜入贝鲁特，开枪打死了3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高层人员。

现代的以色列自建立以来，暗杀一直是其实施公共政策的一种手段。但近来却打破了过去的限度，其政治家们现在热衷于对此类事件大吹特吹。2004年3月，以色列暗杀恐怖组织哈马斯精神领袖谢赫·艾哈迈德·亚辛之后，他们自豪地吹嘘，这是总理阿里埃勒·沙龙下的命令。但这只是为了确保在安全内阁表决会上能够获得多数投票，而不是为了掩饰命令是谁所下或谁应对此负责。

这次暗杀受到了除华盛顿之外的各地政客的谴责。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是最典型的国际政客，他称这次暗杀是“非法的、不可接受的和极不正当的”。¹然而，暗杀从道义上讲却是多变的。2003年7月，美国军队暗杀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赛，发射了一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击中他们藏身的别墅，并没有做出活捉他们，使他们按罪行接受审讯的尝试。这一次，英国却没有发出关于不法行为的言论。相反，斯特劳把责任归咎于乌代和库赛两兄弟，说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曾有机会离开伊拉克却没有选择离开。²而一位美国军方女发言人就不太慎重，说士兵们是“绝不轻浮的”和“绝对自豪的”，把101空降师进行的攻击说成是“踢屁股（海扁）”。她还说：“101空降师有一个令人自豪的军事历史传统，而这次攻击正好是对这一历史传统的延续。”随后，美国否决了联合国谴责这一暗杀事件的决议，而英国则弃权。这是自诩为“世界道义卫士”的国家的又一次胜利。

1 全文如下：“以色列无权施行这样的非法杀人行为，因此我们要对其进行谴责。这一目的很难完成，这样的目的同时也是非正义的，不能被人接受的。”2004年3月22日。

2 2003年7月24日，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斯特劳声称，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撤离伊拉克，但是他们决定留下来。换一种说法表达——“是你逼我做到这一步的！”

2010年，以色列暗杀队在迪拜的酒店房间暗杀了 Hamas 领导人马哈茂德·马巴胡赫，嫌疑人分别持有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假护照，后来引起了这些国家的强烈不满。此外，对于此事件，还有许多来自外交部和英国政客的剑拔弩张的陈词滥调（如“严重危害”“是一种耻辱”“需要全面调查”等），但仅此而已。这与1986年的做法相去甚远。当时，由于一位摩萨德特工丢失了一包以英国国籍为掩护的假护照而被披露，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冻结了摩萨德在英国的行动。这一次，英国从伦敦将一位摩萨德官员驱逐出境——这并不比采用武力报复轻。

相反，在以色列，人们庆祝迪拜的暗杀，并迅速被通俗文化所接受。一家名为“免费货仓”的零售连锁超市，模仿暗杀监控录像的内容，制作了一个电视广告，广告标语是“被击毙的价格”。这段监控录像是由一位参与暗杀的警察提供的，当时他正在一家超市附近游荡。

在暗杀事件发生的几个星期之后，一切恢复如常。以色列在安全方面得到如下认识：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国际法律条款，使他们得以豁免。

1967年，他们袭击了一艘美国间谍船——“自由号”航空母舰，导致34人死亡、170人受伤。当时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自由号”并没游离公海，而且船上美国的星条旗在东部地中海飘扬，相当醒目。这次袭击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使用大炮和鱼雷分别从空中和海上轰炸“自由号”。尽管有证据足以证明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但以色列人却心存侥幸，声称这只是一个“误会”。仅这次事件的侥幸以及美国历届政府对这个问题一直未能正视的态度，使以色列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攻击任何我们想要攻击的人。

这种情况极少有例外，其中之一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派暗杀小组去伦敦时，伦敦警察厅警告以色列驻英大使，如果他们的暗杀计划继续执行，这位大使将被指控犯有合伙谋杀罪。在矢口否认后，以色列暗杀小组打道回国了。

这本书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并非所有的暗杀行动都会在书中提及。相

反，我把暗杀看作一种政治现象，并且试图找出其主题和贯穿历史的暗流——始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行为，现在却是政治格局的一个固定特征。没有哪天的报纸不报道来自世界某个地方的与暗杀有关的事件。政治领袖、政府部长、政治家、法官、警察、记者、工会积极分子和民权律师都经常遇刺，暗杀他们的凶手却很少被逮捕或被绳之以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杀手从过去的事件中学到了很多，并且成长为熟练的特工。现代的一些暗杀事件（如钱德拉·百色、罗伯特·肯尼迪、吉姆·琼斯、女警官伊冯·弗莱彻和伊扎克·拉宾遇刺事件）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杀手行刺了他们的目标人物之后便逃离现场，并非常有效地掩藏了自己的行迹。不过，这些只是特例，这些案例中留下的线索足以泄露机密。

关于暗杀，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大致分裂成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把每件事都看成是蓄意谋划的，另一个阵营则喜欢把每件事都看成是碰巧撞上的。两种观点我都不赞成。现实情况是，暗杀事件太过复杂，而不能完全符合其中的任何一种看法。并且，蓄意论和巧合论往往交织在一起，已经远远超出两者平衡而论的限度。

蓄意论的弱点在于它过多依赖于假想的事件关系，常常将关系与原因混为一谈。大量证据表明，在美国，意大利黑手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谋暗杀肯尼迪总统，但这并不等于他们真的那样做了。因为每次暗杀都存在大量徒劳的策划和阴谋，关键是要把策划和行动分开。

这种复杂而矛盾的事件用巧合论方法来解释通常也是不够的。这是思想上在偷懒，不足以作为可行的分析手段，通常只有在难题得不到解决和大量证据被忽略的时候才奏效。例如，官方对戴安娜王妃之死的解释（官方称是由于司机酒后失控、鲁莽驾车所致，与他人无关）是仅有的没有任何可信证据的例子。

这次事件调查中使用了血液浓度测试，“证明”了司机亨利·保罗喝

醉了酒。然而，这项技术令人质疑。¹英国法律近二十年来并未准许采用这种不精确的检测技术，鉴定结果毫无价值。如果鉴定结果是准确的，那么亨利·保罗在发生车祸身亡约两个小时前到丽思酒店时，就不仅烂醉如泥，而且还会因体内有30%的一氧化碳而中毒。²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包括视觉模糊并出现重影、眩晕、恶心、不能保持身体平衡、思维不清晰、注意力不集中以及语无伦次等。如果保罗饮酒过度，一氧化碳浓度又超标，他周围的人一定会立即察觉。然而很明显，他并没有这些症状。他用英语（他的第二语言）与戴安娜的保镖愉快地交谈，而丽思酒店的安保录像也显示他对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有足够的把控能力，甚至能弯腰系鞋带，这些行为对于体内含有如此大量酒精和一氧化碳的人来说是不可能产生的。迄今为止，还没有病理学家能够给出一个相关的解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解释是，这一事件是“一个谜团”。同时，事故巧合论的支持者应付这种尴尬的问题也只是以没有结果而告终。

这并不是巧合论支持者遇到的关于巴黎撞车事件的唯一麻烦。重要的目击证人并不支持司机驾车飞速驶去而无人靠近的看法。相反，他们谈到了当戴安娜乘坐的奔驰轿车驶入隧道时，一辆摩托车对其进行骚扰，致使奔驰车司机亨利·保罗难以保持直线行驶。然而摩托车驾驶员的身份却从未得到鉴别。不过，如果他的动机仅仅是要骚扰司机，那他犯有过失杀人罪。如果他的意图是引起撞车，那么他则犯有谋杀罪。

只有一小部分暗杀是自发事件，由患有妄想症的精神病人单独采取行动。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有两个或更多的人参与暗杀，用法律术语表达就是阴谋集团。

在尤利乌斯·恺撒刺杀案中，同谋者达60人。他们之间交易的条款是，

1 第一次血检所采用的取样方法是用勺子从其胸部取出血样。这样的检验方法很显然会带来极高的伤口感染风险。

2 当局获得他的血检结果，并在一档名为《戴安娜：车祸背后的秘密》的电视纪录片节目中将其公布。这是 Fulcrum TV 1998年6月为ITV制作的一档节目。

具体行刺的十几人必须精诚团结，使恺撒倒于血泊之中，完成谋杀计划，使这次谋杀成为经典。

实际上，现代所有主要的暗杀都牵涉到这样或那样的情报和安全服务部门。在20世纪，几乎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暗杀，都是要么由他们执行、协助，要么被他们允许，要么是由于他们未能充分保护目标造成的——同一事件中往往蓄意和碰巧的因素同时存在，就像一杯充分摇匀的由蓄意和碰巧调和而成的鸡尾酒。

也有精心策划的暗杀事件，其阴谋错综复杂，涉及首相、总统、间谍首脑、训练有素的杀手和世界上最奇特的武器，但由于其随意性，在最后关头以失败告终。如果事件出现在一个二级电影里，由于其完全不可信，观众会觉得毫无看点。

在电影里，训练有素的杀手知道，长期的徒刑将会随之而来，因此他们不会在暗杀目标的家门口露面，并且没有精神信仰危机。他们拒不招供，拒不投案自首。电影观众永远无法容忍这种牵强的情节，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竟然发生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个来自同一情报部门的杀手，一个接一个地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在小说里，顶级间谍首脑在与其政客会晤期间，不会用笔记下“不要提‘暗杀’二字”等字样，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会那样做。在最棒的惊悚片中，消声器是任何现代杀手的必备，而且往往效果惊人。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高收入、受过训练的杀手会将消声器扔掉，因为它会把手烧伤。

没有哪位好莱坞编剧会构想这样一个情景：一个精明的杀手组织决定行刺一位政治领袖，他们同意掩盖他们的行径，并且只字不提他们的计划，也不会写一份详细的会议记录作为文件，使之广泛流传。但相反，他们实际上却那样做了。

电影里，炸弹总是在英雄逃离大楼时爆炸。没有哪位制片厂老板会容忍这样的脚本：一卡车的三硝基甲苯（TNT）由于邪恶的恐怖团伙忘了系上雷管而没有爆炸。但现实中这样的事却发生了。

第一个是俄罗斯的例子，第二、第三个是美国，第四个是英国，最后一个伊斯兰圣战组织。

正如新西兰警方对法国人袭击绿色和平船——“彩虹勇士号”事件调查时发现的那样，业务不精并不是一个国家的特色。受过高端训练的杀手带着粗制滥造的瑞士假护照和记有巴黎法国国防部直拨电话号码的笔记本，以及被忘记带走的潜水用的氧气瓶（配有法国标志）。他们被一个守夜人看见并记下了车牌号。正如一个法国老情报官指出的那样，犯罪现场除了一顶贝雷帽、一个法式面包和一瓶博若莱酒，他们不可能留下更多的线索了。

不足为奇的是，由于过去几年的大量披露，时下流行解雇世界上这些情报机构中笨手笨脚的傻瓜们，他们是英国常以完美的行动理由塑造的形象。尽管通过情报业务来运行，但是不称职并不是唯一的争论点。世界安全和情报部门具有所有大型组织机构的许多特点：官僚内讧普遍存在，并伴随着急剧上升的平庸无能。像其他臃肿的体制机构那样，无能和惰性难以控制。重度饮酒和以酒精为动力的偏执狂是常见的，世界上所有的情报机构都有数量相当的醉鬼、心智失常者和强迫症患者。就他们所做的工作而言，很可能数量大得惊人。

情报人员把自己的大部分生命都耗费在人类情感的暗沟中。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使用诡计，表现出人类心理最丑陋的方面（诸如唯利是图、背信弃义、口是心非、贪婪、不忠等）。因此，毫不奇怪，在这个完全颠倒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一切似乎都是失真的。道德只是一种幻想，那些从事暗杀业务的人的大脑关键部位受挫，切断了道德与行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联系。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暗杀就成了当下流行的政治事件。

在1957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他的同僚——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军情六处（英国情报和间谍活动代理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项联合计划。他们首先制造了一系列边境事件，为入侵叙利亚作掩护。该计划中提到，“应作出特别的努力，清除某些关键

的人物”。拟暗杀的名单上列出了当时叙利亚的三位重量级人物：阿卜杜勒·哈密德·萨拉杰，军事情报处的头领；阿菲弗·比兹里，总参谋长；哈利德·巴格达什，共产党领袖。该计划还包括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政权，这个政权“首先可能需要依靠采取镇压措施并任意行使权力”，也就是通常依靠酷刑、国家资助的暗杀来开展行动，并且全然不顾法治。老谋深算的政客麦克米伦牢牢地把控着计划，拒绝与他人甚至参谋长讨论，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积习已久的“长舌妇”，常常会“喋喋不休”。

这并非麦克米伦和艾森豪威尔唯一的一次涉足暗杀领域。大量的记录显示，在整个1960年，英国人、美国人、葡萄牙人和比利时人都在密谋暗杀颇具魅力的刚果民选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英国与华盛顿的情报人员、文职官员和政客（包括三个总理）在一次绝密的政府会议上讨论了这个计划的方方面面，这些人包括内阁成员以及总统或首相。

虽然这些讨论是秘密进行的，大西洋两岸的选民却被卷入了媒体的漩涡。1960年8月底，两位“自由世界”的领导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被拍摄到穿着晚礼服的照片，两人显然是在进行即兴交谈。这是一次公关的胜利，因为英国广播公司电视新闻报道员（以及他们横跨大西洋的同行）告诉观众，两个伟大的领袖讨论了一切，从世界和平到英国纺织行业的绝望状态。“艾克和麦克秀”是麦克米伦的杰作，此后不到六个星期，他以绝对多数选票再次当选。

英国广播公司的观众并不了解他们的秘密议程：截至此时，英、美关于暗杀卢蒙巴的计划已取得很大的进展。在1960年7月的前几个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英国的支持和鼓励下，发出了暗杀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号召。中情局责令其顶级药剂师——代号为“QJ/WIN”的杀手准备一种致命的毒药，前往非洲暗杀卢蒙巴。在白厅的思路还不怎么清晰的情况下，英国一位高级外交官发出了一份备忘录，认为“确保卢蒙巴从舞台消失”的简单方法是“直接杀了他”。不过，比利时人在联合国及其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纵容下，率先到达非洲。在遭受数天的严刑拷打之后，